屢遇良師慷慨襄助成就董培新「畫俠」的妙筆人生

古人稱畫家為丹青手，將優秀畫家稱為丹青妙手， 那麼董培新當是妙手中的妙手。他的名字最為人所知的，是早期為香港的報刊連載的武俠小說插圖、後期替金庸等文學大家的作品繪製的大型插畫，甚至乎對粵語片和香港漫畫發展史，也有着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在過去半世紀，他在繪畫上的造詣，更可說已達登峰造極的境界。他的一桿畫筆，仿若一刃鋒利入骨的劍，穿梭在武俠小說中的江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董培新作品展名為「俠客雄心」。

追溯董培新執起畫筆的原委，恐怕要從兒時說起。他並非出身書香世家，童年時家境清貧，陪伴他的是一本本畫滿人物的連環畫，這也算是塗塗畫畫的啟蒙，「其實畫畫這件事情沒有所謂的『開始』，因為我從小就喜歡畫畫，當初是從畫公仔開始，小時候玩公仔紙、看連環畫，覺得上邊的人物好看，就開始畫這些形象。」他自言少時對岳飛、劉關張等英雄形象就有很多的想像，「充滿崇拜的感覺。」雖說沒有多少富餘的經費去學畫，卻一筆一劃在實踐中有了畫畫的基礎和經驗。

到了中學時期，老師察覺到董培新偏愛看書畫畫，便配了鑰匙給他，任由他借用畫室，任何時間都可以出入練習。而圖書館也是他的一方天地，大量的圖書和畫作使他終年流連在那裡，飽讀了許多圖書，甚至見識了早期的不少畫冊。人生的際遇總是以零星的節點支起，若果不是這位老師的賞識和慷慨，日後也未見得出來得了「董培新」。「中學的時候接觸到真正的藝術，是因為我有一個好好的美術老師。其實他沒教我什麼，但是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將學校美術室的鑰匙交給我這件事讓我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畫畫的題材。」他說，「這份鼓勵是最重要的，我真的很感謝他。」

從學校走出來之後，董培新的第一份工作是跟隨嶺南派畫家蔡大可做學徒， 那年他只有15歲。彼時的他只當畫畫是一項工作，並不知道他的未來人生都依仗着這短短一年打下的繪畫基礎作奠基。爾後，他開始為出版社、《新報》工作，由於當時武俠風席捲香港，他的畫畫事業從那時便開始青雲直上，一時之間工作量大增，到了應接不暇的地步。「在很多年裡，我平均的工作時間是每天16個小時，幾乎365日都是這樣。」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多久，他也無法悉數道出，他說：「那時候的作家們也都在趕稿，有時他們寫出一萬字，我就先看這一萬字去作畫。」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天才型」的畫家，但是他知道畫畫一定要有一些「天才」，「老師的鼓勵不能小看，讀書時期老師經常將我的畫作拿去做示範，給其他同學作參考，其實這對我來說很重要。」董培新說。

■《躍馬檀溪》 主辦方供圖

■《俠客雄心》 主辦方供圖

「動感影像」讓筆下畫面生動

如果畫功是畫家的左臂，那麼想像力便肯定是舞刀弄槍的右臂，董培新在早期參與電影的美術指導工作中，吸收不少有關「活動影像」的經驗，這讓他畫筆下的俠客人物、打鬥場面皆靜中有動，全都依仗了這些文字提供的想像，都以動態的形式出現在他的腦海裡面，「畫畫的第一件事是要去理解那個動感的存在，是從哪裡發出來的，要理解透視和解構，這些都可以增強動態的力量。」

雖則提及董培新的名字，不免讓人一併想起查大俠，但事實上，金庸小說下的插圖，確是只佔了董培新作品的一小部分而已，「不怕自驕地說一句，應該沒人比我畫的畫更多。」上世紀70至90年代，董培新持續不斷地創作長篇漫畫， 在香港的讀者不勝枚舉，他鮮明的風格讓人過目難忘。很多讀者在當時沒有將金庸、古龍、倪匡的小說中颯爽形象的英雄人物與他的漫畫聯繫起來，殊不知在董培新的創作高峰期，香港半數以上的報紙、雜誌插畫都出自他的手筆，更遑論替金庸、古龍等巨匠畫插畫、作封面了。

董培新的畫作甚多，但是沒有為自己篤定一種所謂的風格，「董培新」這個標籤在他的畫作上也只用了頂多十分之一，「我覺得好討厭，如果到處都寫着這個名字。」他笑說道，幾乎都是用筆名在作畫。儘管這樣，但是每個畫家都有自己的畫風，他的印記是無法隱藏的。而他的所謂畫風，已在少兒時候對連環畫中英雄有神往時便開始醞釀了，所以尤以與武俠小說相得益彰的插畫為重，使無論觀畫者、小說迷，都對這位諸多作品的畫家記性甚深。

■展覽吸引了許多觀眾前來參觀。

偏愛「女黑俠木蘭花」

近日，董培新的全新水墨作品展於海港城美術館舉辦，名為《俠客雄心．董培新作品展》，內容以英雄和俠士為主題，作品構圖精妙，氣勢磅礴，充分反映了他的真切及感性的精神世界。 在這次的展覽中，董培新偏愛他畫的倪匡筆下的「女黑俠木蘭花」，這幅畫以木蘭花的一記飛腳為創作形象，畫出一個勇猛颯爽的女俠形態，踢腳的動作躍然紙上，極具動感。「所有的畫都和『動作』有關，主要都是用歷史故事來做主題，有《三國》、《水滸傳》等，因為我在這幾十年的畫畫過程中，最主要都是和武俠小說有關係的。」董培新說。

現如今董培新已年過七旬，超過60年的作畫生涯讓他這一生都與畫筆為伴，以武俠為劍，倘若世間真有俠客，董培新論資排位，也絕對是名副其實的「畫俠」。

設計師關永權 燈光點亮生活

本地知名燈光設計師關永權（Tino）半世紀游走於光影之間，秉承「運用最少的照明設備來營造出最理想的燈光效果」的宗旨，發掘如何通過燈光設計提升我們的生活質素。

關永權日前於香港藝術中心舉行了一場名為「光．聚」的公眾展覽，這既是他的設計公司在港成立40周年的紀念和回顧，也為讓大眾了解到燈光設計的重要性，並展示本地燈光設計師的職業前景。「成功的項目始於光，終於光。」他認為，無論是建築還是室內設計，燈光的佈局是在設計伊始便應考慮的，也同樣是燈光的層次和平衡使得項目獲得最終的完整，「即使是再好的設計，不開燈也什麼都看不到。」他笑說。

■關永權樂於與年輕人分享自己的設計經驗。 主辦方供圖

■關永權將過往客戶的品牌標誌製成霓虹燈牌。

■關永權藉展覽回顧設計歷程。

40年回顧 重現霓虹光彩

甫走入展廳，便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廣告招牌炫了眼，原來是他把過往客戶的品牌標誌製成霓虹燈牌，與鏡子一起不規則地豎立於特定的空間，以鏡子反照出不同的燈光效果，讓大眾於迷宮般的裝置中重溫香港舊情懷，「鏡既可以反射光線，也會增強空間感。」成長於上世紀50年代，關永權見證了香港的燈光演變，由最初只是照明作用，至今天點綴了城市的發展，每個年代的光都在訴說不同年代的故事。曾經，閃爍的霓虹燈點亮了香港夜色，也交織出獨特的街角風景，現時這些獨特的霓虹燈牌多被LED廣告牌取代，但在他眼中，LED只能做出與霓虹光管近似的效果，卻少了些滲透的質感和獨有的味道。

在「黑光再發現」展區，紫外燈光的黑房中展示多款關永權及其團隊以熒光筆作燈光設計的手稿，枯燥的設計稿在黑光的映襯下增添了些許趣味性。而「40光年作品展」則以相片形式展示40年來一些獲獎及標誌性的燈光設計項目。問及印象最深刻的項目，他直指香港瑞吉酒店及日本料理餐廳「竹」，前者以簡潔燈光帶出精品酒店的溫馨感覺，後者則與日本建築師隈研吾（Kengo Kuma）及本地室內設計師梁志天合作，以不同燈光增強以竹為主的設計效果。展覽中還有一個特別的空間，是他首次攜手建築及室內設計師張志強搭建的一個面積約180平方呎的蝸居，結合智能家居概念及實用的燈光設計，發掘細小單位空間的可塑性，變出一個舒適雅致的安樂窩。

關永權業餘熱愛烹飪，擅長烹調意大利菜式，為了將美酒佳餚更完美地呈現於饗客眼前，他特別設計了全球首部「LIGHT TROLLEY」（發光餐車）——此輕型手推車裝置了可調節光度的背光燈和普遍用於珠寶展示櫃的聚光燈，可用於盛載酒杯及倒注香檳、切割肉類、烹飪示範等。他介紹道：

■關永權設計的發光餐車同樣在展出之列。

「兩年前我受邀參加香港國際傢俬展，當時考慮如何設計一件與自己專業有關的傢俬，剛好我又喜歡美食，就設計製作了第一部發光餐車參展。」此款餐車現已投入製造和銷售，願更多的人可在燈光映襯下享受美食和影相的樂趣。

分享經驗 提攜年輕設計師

關永權少時受任職室內設計師的舅父啟蒙，開始對設計產生濃厚興趣。他成功考入香港理工大學的工業及空間設計系，畢業後成為室內及傢具設計師，機緣巧合下加入了美國駐港公司Spatial Light and Environment Ltd，由此開啟燈光設計師的職業生涯。他坦言，初時以為燈光設計師主職設計燈具外形，而這也是大眾對燈光設計的普遍誤解。及後他曾於國際著名的室內設計公司Dale Keller & Associates擔任燈光設計總監一職，並調派到倫敦分公司工作，因此有更多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歐洲藝術、文化及燈光設計行業。

1979年，29歲的他於倫敦正式成立「關永權燈光設計事務所」，1981年將公司總部遷回香港，由最初只有秘書及一名助理設計師的三人團隊做起，發展至今日已有超過60人的公司，在北京及東京皆設辦公室，為眾多年輕的室內設計師提供了學習燈光設計的新可能。在今次展覽中，同樣可以見到這班年輕設計師以豐富創意做出的多款燈光裝置藝術品。「很多年輕同事畢業於建築或室內設計，他們對燈光設計有興趣便進入公司學習，熱心且踴躍地參與各類燈光設計項目。」自2008年起，他致力將燈光設計的知識和經驗傳授予年輕設計師，於不同的建築和設計學院包括香港各大專院校及北京清華大學高級研修班授課。他現任亞太酒店設計協會會長，開設燈光設計班三日培訓課程，他遺憾至今香港仍未有專門的燈光設計學系和課程，「如果有開設相關課程，我很樂意去教。」他提到，早前貿發局邀請他為團隊內的展覽設計師授課兩日，愈來愈多人開始認識燈光設計的重要性，正是他樂於見到的狀況。

現時，關永權選擇生活在這個屬於他的城市，一生一專業，40年保持如初的熱忱。「燈光設計融合藝術和科技，燈光會增強設計的藝術性，使設計變得更美好。而科技的進步會影響燈光設計的應用和效果，對我來說是接連不斷的新挑戰，永遠不會停止追求的腳步。」他說。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